

闲话文人 王凯

心向明月

西南大学校园里的吴宓先生塑像。资料图



多年前送女儿去重庆西南大学读书，看见吴宓身着长衫的塑像，伫立在文学院“雨僧楼”前（吴宓1949年后在今西南大学任教）。老先生深情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后辈学子，目光悲悯而慈祥。

吴宓在学界地位甚高，是学衡派代表人物，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者之一，早年留学美国，熟谙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，有“中国比较文学之父”之称——在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，谨以这些琐碎的文字，纪念这位学贯中西的学人。

吴宓出身陕西泾阳望族，父亲吴建常留学日本，辛亥革命后曾任凉州副都统，后来又担任过右任的秘书长和南京政府监察委员等职。这种家庭出身的子女一般都受过良好教育，吴宓自然也不例外，早年入清华就读，1917年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文学，第二年转入哈佛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，师从白璧德研习比较文学、英国文学和哲学，与陈寅恪、汤用彤并称“哈佛三杰”。

吴宓虽是留美出身，但在学术思想上却属于保守派，他倡导中国传统文化，提倡文言文和古体诗。1921年，吴宓怀揣着满腹经纶和豪情壮志，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他满心期待着自己在在国外所学的东西，能够如同甘霖一般润泽国家和人民，可算是“我本一心向明月”。归国后，吴宓到国立东南大学（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）西洋文学系任教，其间与刘伯明、梅光迪、柳诒徵等同人创办了《学衡》杂志。《学衡》办刊宗旨是“论究学术，阐求真理，昌明国粹，融化新知”，主张文学复古。围绕着这家刊物，形成了一个著名文化流派学衡派，吴宓也由此成为学衡派领军人物之一。

1924年8月初，吴宓离开东南大学到东北大学任教，第二年又应清华之聘，受命主持国学研究院筹建事宜。

清华学校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，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是学习英文和欧美文化，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教学相对薄弱。20世纪20年代中期，清华学校准备筹建大学部和研究院，研究院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，后来因资金及人力所限，先开设国学一科，培养“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”，以此来弥补清华的不足，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国学研究院。

当时的校长曹云祥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参事，任职清华期间将这所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完全大学，在清华历史上属于划时代人物。曹云祥

聘请出身清华且对国学颇有造诣的吴宓担任筹备处主任，负责延聘导师及筹备工作。

1925年2月13日，吴宓到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10号，邀请王国维到国学研究院任教。据《吴宓自编年谱》记载：“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，恭谒王国维先生，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。王先生事后语人，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、握手对坐之少年，至是乃知不同，乃决就聘。”22日，吴宓又到天津拜谒梁启超，说明筹建国学研究院的初衷及清华方面的邀约之意，梁先生非常爽快，马上应承下来。

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向曹云祥推荐了自己留美同学、有“汉语言学之父”美誉的哈佛大学博士赵元任，曹欣然同意。吴宓见状，也趁机推荐了哈佛同学陈寅恪，吴宓对陈寅恪的人品学问推崇备至，认为他担任研究院导师绰绰有余。

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，研究院筹建事宜初见端倪，1925年6月15日，清华学校正式公布了研究院教职员名单：“教授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陈寅恪（1926年7月到校）；讲师李济；助教陆维钊（同年9月辞职，由赵万里接任）、梁廷灿、章昭煌；主任吴宓；事务员卫士生、助理员周光午。”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和陈寅恪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，也叫四大教授。

另外，吴宓的这个研究院主任虽无院长之名，却有院长之实。当初王国维答应到清华任教后，曹云祥有意以院长一职相酬，但王以“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”为由力辞。曹云祥想到吴宓出身哈佛，中西贯通，且在前期筹备中出力甚巨，于是便请他出任院长。吴宓当时刚刚30出头，不想凌驾于王国维、梁启超等国学大师之上，表示绝不担任如此显赫职务。曹云祥很会变通，于是改任吴宓为研究院主任，主持院中一切事务。

1926年3月，因校内复杂的人事关系，吴宓辞去研究院主任，改任西洋文学系教授。

此后直至抗战全面爆发，吴宓与陈寅恪一直在清华教书，这段时间是他们一生中最为平静的日子。据陈寅恪女儿回忆：“父亲常在课余时间和同事、老友谈天说地。一天家里做好了晚餐，掌灯已久还不见父亲回家，便出去寻找，才发现他在离家不远的小道上，跟吴宓伯父聊得格外投机，忘记了时间，后来这种事情还常有发生。”^①

写食主义 李坤

木槿花

美食是有记忆的。氤氲着木槿花香的记忆中，母亲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木槿花美味佳肴，让我们舌底生津，唾液肆肆。

老家大门外有一大排木槿花树。每年春天，木槿冒出了新芽，随着叶子渐渐长大，花朵也次第开放。木槿枝叶繁茂，密密匝匝，粉紫色的花瓣，零星地绽放在葳蕤的枝头，煞是好看。

一朵朵木槿花如粉紫色小葵，五片成一花，单瓣的纤薄，重瓣的丰满，枝干花苞竖直向上，每一朵都是那么娇艳，随风摇晃着脑袋。

“有女同行，颜如舜英。将翱将翔，佩玉将将。彼美孟姜，德音不忘。”雨催花发，吮吸雨水捧映雨滴，美得明媚、张扬又独立的木槿花，就像从诗经中走出来的女子，给生活在乡下的我们带来了最初美的认知。

每次途经木槿树，仰望那些花，粉紫色的花朵静静地绽放着。从暮春、半夏，再到深秋，伴着时光慢慢行走，木槿花开兴致不减。木槿花的花期只有一天，一朵朵接续传承，岁月流年，日子静美。

小的时候，小伙伴们喜欢摘木槿花，女同学美美地戴在耳畔、发梢儿或胸前。遇到被蜜蜂和洋辣子蜇了，把木槿花朵揉烂了抹在患处，连续涂抹几天也就消肿了。更多时候，木槿花被我们作为食材打个牙祭，给贫乏的生活添一点滋味。

生吃木槿花，随时都可以进行。我们摘一朵盛开的木槿花，吹去浮尘，塞进嘴中大口咀嚼，嚼碎的木槿花黏黏的，滑滑的，带着一丝甜味。但我们每次也就三五朵，不敢多吃，生怕被腻到了。

凉拌木槿花，味道奇特。木槿花去蒂，洗净，放在沸水里焯一下。木槿花过水立刻“花容失色”，变成纯白后必须马上捞起，滤干后凉拌。成菜的木槿花除了有花的清香外，还有一种近似鱼冻的清爽。

清炒木槿花是母亲伴着木槿花花季长年吃的一道菜。木槿花放点盐、辣椒、葱蒜清炒。夏日里，一道清炒木槿花令人开胃健脾，胃口大开，食欲大振。

母亲做的木槿花“面花”，别有一番意境。碗中打两个鸡蛋，再倒些面粉，充分搅拌均匀成鸡蛋糊，再把木槿花瓣一片片裹上面糊，放进油锅里炸至金黄。炸好的木槿花颜色依稀可见，形状还能保持花的模样，像艺术品一般码放在盘子里。捏一个油炸的木槿花放入口中，软糯、丝滑的感觉至今还在舌尖上萦绕，那淡淡的花香从舌根下溢出，久久不散。

木槿花鲫鱼是母亲的拿手菜。鲫鱼剖洗干净，在鱼身上划成菱形花纹，抹上酱油腌制一会。姜切丝，葱切段，豆腐切成指头大小的方块，新鲜木槿花去蒂洗净，切成粗丝。鲫鱼在油锅内炸至浅黄，锅底依次铺上葱段、姜丝、豆腐块、鱼，随后将料酒、盐、生抽、白糖等佐料调成的料汁均匀地浇于鱼身，倒入清水大火烧开，小火再焖一小时，最后放入木槿花瓣、味精，收汁装盘。每次目睹这盘诱人的木槿花鲫鱼，我都有按捺不住的举箸冲动。

木槿花豆腐羹也是母亲擅长的。嫩豆腐盐水浸泡去腥，锅热倒油，姜末爆炒，豆腐切块放入，续水熬汤，水开撒入花瓣，淋上鸡蛋液，加入佐料。花蕾清脆、滑爽，有点像毛芋芋，滑滑糯糯，又比芋芋水润。清晨喝上一碗，花香顺着口腔蜿蜒进入食道，继而滑入肠胃，能够神清气爽一整天。

木槿花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粗纤维，营养价值很高，还有清热利湿、凉血解毒、消肿的功效。药食同源，盛开在餐桌上的木槿花富足了我们的童年的味蕾，也保健了我们身体健康成长。^②

如歌行板 张云

江上晨昏

与友人约聚昌化江畔。

这是一个薄晴的金色黄昏，白亮的越野车满载着微温的金黄日照，沿匝道划出一道美丽的弧光之后，拐上海南中线高速“利乐”路段。从利国到乐东的高速公路，建在青青的群山间，仿佛一座绵长的浮桥，或似一条弯曲的天路。车窗外，山峦连绵，云雾弥漫，翠峰如簇，错落起伏。

沿途风光秀丽，景象万千，让人目不暇接。饱览美丽的山色后，我们在落日余晖里抵达乐东县府所在地抱由镇，下榻在昌化江边的一家商务酒店。主人豪迈，宾宾热情，当晚茶话融融。

夜枕昌化江涛，不觉天晓，睡意朦胧时，早闻屋外莺莺鸟啼。披上衣服，倚着窗户，有江风习习拂过窗台，悄悄地掀动帘幕，偷偷地梳起我的鬓发。朝昌化江上游遥望，这时天边刚刚泛白，只有一道玫瑰色的红光从山峰背后射出，掠上云端，但朝阳尚未从迷蒙的山尖或岭谷探出脸庞。四周蒙蒙一片，烟雾浮着飘着，缠着笼着，松松的，袅袅的，纱一般地裹住岸树，披罩在静静的江面。昌化江宛然一个慵慵贪寐的少女，尽情地享受着清风、淡烟、薄雾的温柔抚爱，显得这般娴静而安详。

好景惹人迷，未及招呼同伴，我独自迈步来到江堤树下的鹅卵石小径。小径幽幽，悄然折向花海深处。沿堤岸高大的树木一排排，枝繁叶茂，翠绿滴翠。

悠哉之间，我已踱上永明大桥。扶着桥栏面东远眺，洁白的云朵悬在半空，舞展美妙的造型花样，显摆迷人的姿态。黛绿色的山岭朦朦胧胧，若隐若现，绵亘层叠。它们依山团团拢聚，变幻多姿。破晓时分，昌化江静静流淌，仿佛有人在低低地弹奏温馨的钢琴曲。白鹭各自结群，或展开长翅，旋飞在宽阔暗绿的江面；或扑棱扑棱，逗玩在近岸茂盛的树梢。

桥的西边，河床里沙洲浅白，礁石嶙峋，江水分流礁石间，无波无浪，潺潺轻唱。两岸林木苍翠，远方山岭茫茫，均浸淡在云烟雾靄里。亭台楼阁还辨得清，远近星布，高矮不齐，重叠错杂。左旁的高杆顶上，一面红旗当空独擎，迎风飘飘，亮了蓝天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
太阳从江的对岸冉冉升起来了，那是一个火焰耀眼的玛瑙圆球，好像抹了明艳艳的胭脂，红彤彤的，衔于两座山峰之间，浮在山谷中，挂在彩霞下。万道光芒四射，涂红树木花草，染红青山碧水，喷红天空云层。朵朵云，布遍蓝空，被朝阳映得艳红金黄，色彩鲜亮。它们奇形异状，姿态曼妙，像金牛翘角，像黄狮腾跃，也有让自己堆成闪光雪山的，把自己长成彩色大蘑菇的；半座云桥，桥右脚尖安放在金绿的山巅，桥身五彩纷呈，跨向低空，矮矮的似乎从头顶卧过，断于天尽头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彩云“断桥”。

日光渐渐变成橙红色，泼洒在昌化江上，江面闪金。凉凉的西风吹来了，水面泛叠粼粼的波纹，耀起碎玉般的浪辉，似无数面小圆镜折射出细碎明亮的光圈。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，恰是此刻昌化江的诗画写真。岸边的斜坡上，满是鲜润润的草坂，草坂绿茸茸的，被白色梯路分隔开，齐齐整整地摆成芳草阵。北岸斜坡有块碧翠流光的草丛，草丛中间凸出五个大字“乐东欢迎您”，用红黄紫等几色花木裁剪修饰而成，辉映在阳光下，分外艳丽醒目，更见乐东人的热忱诚恳。^③



昌化江一带风景。资料图